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二十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 卷二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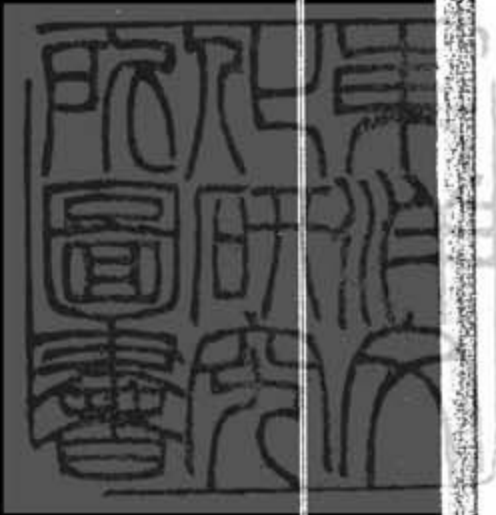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043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三

海虞後學吳訥編

奏疏三

上神宗論君道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之分  
 然趨道之正然必君志先定則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  
 心誠意擇善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  
 先定則守喜而或移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  
 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  
 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期致世如三  
 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 志亦戒乎漸  
 習故古之人君雖出入閭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  
 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



事俾日親便座講道義以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倍侍法  
從朝夕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  
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  
尊德樂道之風未孚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 下稽聖人之  
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軋剛健而力行之天下幸甚

###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  
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  
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  
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主則主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  
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終以千里者其初不  
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正志正志生立則邪說不  
興端不能惑而進於道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

成是德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魯西社也  
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  
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  
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者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  
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  
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  
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  
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  
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  
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為也古者三公不必  
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  
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

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辯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霽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上哲宗十事

呂公著

臣伏觀皇帝陛下紹履尊極臨朝穆穆有人君之度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贊聰明始於畏天終於

無逸皆復隨事解釋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有可采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脩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為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修行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為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為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已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

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人君既即尊位為民父母萬方百姓皆為已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則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然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為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為大功以暫勞永逸為至計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勝負得失猶未可知民勞則中國先散夫何足以為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敗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修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真心正則大小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故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居億兆之上禮樂征伐所自出四方萬里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

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所當學也人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傳說之告高宗修德立事而已至漢晁錯以為人主不可不學術數其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制群下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懼七國之禍錯受東市之誅蓋由所主者不出於誠信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也

### 任賢

昔成王初蒞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備言求賢用吉士之道蓋為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

與之治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終始可任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為苟合志在於利則惟求苟得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佞辭邪說能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日少而亂日多者蓋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 納諫

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從諫則不害其為聖也及紂為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懷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為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



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百萬機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主而徼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 薄斂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為盜賊為人上者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或盤於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為之斂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幾至刑措是則為治之道莫要於省刑也况刑獄委之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獄吏廣偵伺則權在小人肆刑戮則權在疆臣通請謁則權在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尊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挫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鍛練周緻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戒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

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一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過亂原者嗚呼遠哉雖其盛德無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稱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夫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四方百物所奉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享國之日寢久耳目之所寓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

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崇宮室為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蜂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為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言為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也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祇懼

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閔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恐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司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淫刑亂法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爲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致開元之治其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弊而撤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又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學術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爲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以爲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論十科取士

司馬光

臣聞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

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總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人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須材按籍視其所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試有效者隨科授職仍著所舉姓名若任官無狀坐以繆舉則人人重慎所舉得才矣

論農事

范祖禹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澇詢之村民皆云鄉

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早則水  
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竊惟陛  
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  
陽隔并欲脩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  
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  
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  
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  
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  
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  
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  
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  
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

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雖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蚕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家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蚕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蔬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種稷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爲先則天下幸甚

論士風

游酢

伏惟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耻士大夫至於無耻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爲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爲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爲也革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耻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爲羞鄉黨以爲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清議者寧

饑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厄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孝宗朝廷和奏劄一

朱熹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臯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剛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君臣有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總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

刑義殺所以維或傷民之飢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殺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爲治於天下而况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爲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

舜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  
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  
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  
凌尊者雖直不右其邪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  
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  
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則  
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  
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敕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  
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  
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巳酉上封事

臣竊惟 陛下有總明睿智之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

情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於  
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  
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  
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萬一蓋臣  
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爲雖無不中於義理  
然皆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至其終  
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  
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  
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  
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  
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  
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爲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

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釁孽之前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踈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修身以齊家若遠佞臣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姦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修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輒敢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

而影直源濁而流汚其理之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



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  
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修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  
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  
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  
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  
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苟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  
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有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  
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  
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

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時  
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性  
之留意焉則天下之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  
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  
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人聖  
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  
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  
親則小人必踈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  
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  
防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於外者  
必無偏之失一有一偏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

有以害之政事而此子諛薰染使人不自知學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性又有不可勝言者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息痛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以爲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

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戴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者則兼臨博愛郭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爲親疎則其偏黨之情偏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亂德政而其害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廝役橫加官賞官府寮屬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况今又有蚤懷姦心預自馮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禦上蔽下而不憂其不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龐相壽曰我

昔爲王爲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作主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正爲此也又况有國家者常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爲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諛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

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而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之術其術既行則其爲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懼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傳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傳傳其言有

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喻教與選左右  
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  
至言萬世不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  
仁義禮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  
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  
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詩史  
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  
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  
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  
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  
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出  
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  
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

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  
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  
教子之法益踈畧 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禮之  
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  
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僚屬具員而無保傅  
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  
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  
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  
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難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  
輔養之具踈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  
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  
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  
甚

其七所謂 選任以明 統考 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宰  
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  
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  
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  
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  
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  
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  
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當  
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息  
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以用而審其所將  
者乎選之以其能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  
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  
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

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  
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  
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  
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 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  
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為身兼將  
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  
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  
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 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  
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各  
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  
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辯賢否以  
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私何謂風俗使人皆知

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教之使小大

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爲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湏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

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發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寅緣刻剥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為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

奏行社倉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歛散更不收息每石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歛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彊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

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縣官同共出納收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原米還官却將息米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俗風土不同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豫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心願從者衆其建寧府社倉事目謹錄進呈伏望聖慈詳察施行

寧宗朝行宮便殿奏劄

臣竊惟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託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爲博聞靡以爲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

臣竊以爲過矣蓋臣天姿至四心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來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况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可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欺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入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誦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公是而言則臣之所當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



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  
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  
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  
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  
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  
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古背之者爲小人  
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  
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  
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  
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  
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  
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  
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

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 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

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  
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  
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  
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  
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  
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  
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  
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  
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  
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  
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

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強肯聳扶曳跛躄以汚近侍之列而爲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戰惟陛下留神財幸

經筵奏議

君德

元張養浩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人君之德也堯之德曰文明禹湯曰祗承于帝曰聖敬日躋皆輝光日新之謂也今天所以轉四時括萬物者剛也惟剛故健惟健自萬古不息人君上法乎天則宜剛健厥德使輝光日新而聲色外物舉不能蝕矣夫物之感於人也始則甚微及其盛則遂不可去惟剛與明乃克勝之蓋明則能自知剛則能自斷割愛於所嬖止怒於憤發回心於篤好改行於已然非於人心道心瞭然者不能況人君與天體雖殊而其心則一隱顯之間影響斯應一念之善雖未形諸言天必應之以和一念不善雖未見諸事天必應之以異所以自古帝王遇災警省發政施仁率能變而爲祥者往往由此舜何人哉顧立志何如耳

君道

天之道即君道也天道無私人君亦無私堯舜禹湯有天下而已不預焉公也桀紂幽厲有天下而民不預焉私也公者以天下為公一己之奉不計也私者以一身之樂一時之適為心天下皆失其所不恤也然而數千載之下聞堯舜禹湯之風者莫不感戴如父母聞桀紂幽厲之風者莫不疾恨如仇讐回視當時所樂若覆宮瑤臺今皆蕩為太空之塵而無毫髮蹤影之可見其昭然而存者貪暴之名萬古如一日嗚呼堯舜禹湯動相規戒不自暇逸其始也若自苦由今觀之乃大安也大樂也桀紂幽厲窮奢極欲人莫敢言其始也若自得由今觀之乃大危也大辱也大戚也嗚呼古聖人立教毋以堯舜禹湯為天下後世法桀紂幽厲為天下後世戒者其有以夫

君體

維簡維靜為人君之體簡非省事謂不侵臣務也靜非無為謂應物而物不能撓也鑑之空衡之平物有萬殊美惡輕重靡不畢見者得應物之體也故聖人之治天下泊乎無心與衡鑑等爵以待有德不敢私於所舊刑以待有罪不敢貸於所親况人君以一心而應萬機之繁以一身而臨億兆之衆深居九重而欲使天下皆安百官皆舉其職非於賞罰之柄握之堅行之必其何以臻此我世祖皇帝臨御三十餘年而賞罰之柄未嘗一日或失端嚴簡重而天下歸心昔漢高既帝矣擁戚姬騎周昌頃慢罵臣下故四皓耻而不仕唐太宗由秦邸而踐天位好勝自矜猶藩王之轍是皆有失乎人君之體也然則得體之道柰何曰以敬

君威

盛飾威儀非君威也專於誅殺非君威也峻其宮闕城郭非君

威也然而為威者何不殺諫臣以作臺諫敢言之氣此天子之威也古人喻諫者為批龍鱗又為犯雷霆幸而見從猶慮不測萬一致怒則杖之重則刃之自非忠懇出於極不得已孰肯捨身為國甘受如許之禍哉故自古及今人臣以諫聞者百無一二王者知其然故虛已以來之和顏以聽之重賞以勸之人猶畏首畏尾而不至况壓以勢而中之以法孰敢伸其喙哉大抵人臣之納諫也必有拂乎人君之心使其言惟務於順則非所謂諫矣然順心之言多喜逆心之言多怒者亦人主之常情但於其將怒也反而思曰彼所以冒罪而諫者抑為誰歟苟為國為民則是忠於我者而怒之則天下必將懲艾而為不忠矣嗚呼為人君而使天下以言為罪則何弊不生何奸不起何亂不作人主誠能如是思之則凡進言者萬不至於加罪矣故前代以不殺諫臣為天子家法告之宗廟傳之子孫願詔天下直後

世人主享國綿遠之計哉

君治

夫人君致治之要有三一曰宰相得人二曰臺諫得人三曰左右侍從得人蓋得人則朝廷尊而君德日盛於斯三者而左右所係尤為重昔孟子謂左右前後皆薛居州王孰與為不善左右前後皆非薛居州王孰與為善夫宰相臺諫進見有時左右之臣則朝夕所親炙苟不嚴示以法使之恒有所警則雖宰相臺諫之職亦將有所不能行矣夫君子多易疎小人多易親君子惟知納君為善詭隨容悅雖死不為小人惟知諂佞逢迎百無所顧一或不察則以忠者為不忠不忠者為大忠矣三代而下有國家者所以致治致亂大槩不出二途善乎楚共王之言曰常侍堯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吾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所益焉其功不細申侯伯與我處常恣從我

辛酉卷之三  
三十一  
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爲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  
戚戚也雖然吾終無所益焉其罪不細於是重賞筦蘇而逐申  
疾嗚呼人君能以是爲心則天下無患乎不治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三





東洋研究會  
圖書印